

巴渝作家文集 [12]

巴渝文化
BaYu WenHua

作家出版社

昨日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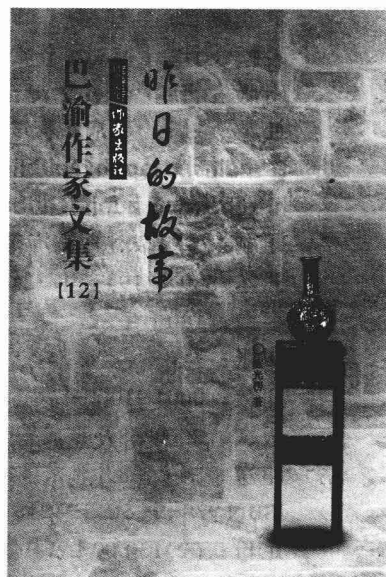
○ 陈光楞 著



巴渝作家文集【12】

昨日的故事

○ 陈光楞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渝作家文集·昨日的故事 / 陈光楞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9.8

ISBN 978-7-5063-4218-6

I. 巴… II. 陈… III. 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07213号

巴渝作家文集(12)·昨日的故事

作 者: 陈光楞

责任编辑: 王 征

装帧设计: 鸿艺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: 100026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 bta.net. cn

http: 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乾沅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9×1194 1/32

字数: 180千字

印张: 7.5

印数: 0001-1000册

版次: 2009年8月北京第1版

印次: 200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4218-6

定价: (全)130.00元 (本册)15.00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胜利歌声多么响亮

——总序

黄济人

江津文学是重庆文学的一部分。因为历史的底蕴,因为现实的成果,江津文学又是重庆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。此值纪念建国 60 周年之际,江津作协用自己的成果参加了《歌唱祖国》的大合唱,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,胜利歌声多么响亮……”是的,这套丛书洋洋 200 万言,象 200 万只放飞的鸽子,翱翔在祖国的青山绿水之间,蓝天白云之上。

从文学式样看,这套丛书包括了小说、诗歌、诗词、散文、纪实文学、文学赏析评论、综合文集和曲艺作品等,此乃百花争艳;从作家队伍看,包括了党政公务员、宣传部门干部、教师、医生、厂矿职工和农民工,此乃百舸争流。应该说这套丛书是帅乡近年来群众性文学创作的一次检阅,一次有代表性的成果展示,读着这些作品,一股来自家乡的清新、亲近之感油然而生,它们从不同角度回望了新中国 60 年来的奋斗历程,记录了家乡奋进的步伐,铺展给我的是一幅巴渝儿女改革开放、与时俱进、科学发展、卓越拼搏的历史画卷。在我眼里,应当说是我的家乡的文艺朋友们奉献给祖国 60 华诞的一份并不菲薄的厚礼,作为一位家乡人,作为他们的朋友,我表示由衷地祝贺与喜悦。

是的,每当这种时候,我都总会想起家乡的许许多多往事,那里的山水养育了我,我的少年、青年,大部分的求学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。有教育我成长,乳我知识琼浆的母校师长,有与我朝夕相处,帮助过我的同学和文友,更有那古往今来,极其丰厚的文化底蕴,许多历史大人物尤其文化大人物都出在江津,灿若星辰的文化大家们,装点着故乡的历史长廊。这种底蕴带给人以灵性,让每一个家乡人共享并引以为荣。

这套丛书,尽管也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,甚至个别篇什还不很成熟,但,我深知我的这些文友们,对于文学他们的心是真诚的,也许唯其真诚,才有希望,才有方兴未艾。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,我相信,伴随着家乡社会与经济的发展,胜利的歌声会越加响亮。

目 录

胜利歌声多么响亮(总序)	黄济人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影视·话剧

伤 逝	2
扬子江的回流	68
太子洞恩仇记	128
风 波	185

小说·散文

鲤鱼石滩上的笑语	202
阴阳界上	208
昨日的故事	214
寻踪吴家湾	221

楹联译文

“天下第一长联”白话试译(取意)	227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后 记	234
-----------	-----

目

录



影
视

·
话
剧

影视·话剧



伤 逝

——读鲁迅同名小说后做的一个梦

银幕上映现 1926 年鲁迅小说集《彷徨》原版的封面图案。

书页翻开，叠映出片名《伤逝》及其片头字幕，

在 20 世纪的二十年代。……

一个穿长衫，著布履的青年男子在荒野里踟蹰、徘徊。

镜头从他的脚部往上摇动，我们看到了这个青年男子就是涓生。

涓生神情沉郁、忧伤；手中握着一束白花。

天色昏沉，阴云浮动。

荒野里乱石垒垒，荒草丛生。稀落的几株老榆树，伸展着毛
蘖蘖的枯枝桠。地上，一个个的坟包，象那“阔人家祝寿时候
的馒头”，堆挤得无数。

涓生在一个新堆的坟头面前突然止步。那是一个没有墓碑的
小茔。他怀着极其悲凉激动的眼神凝望着。他又伏上身去，把那
束白花放在坟头上。

坟头上那束白花在风中颤抖。

涓生眼眶润湿了。他怀着无限悔恨与悲哀的声音呼唤道：
“子君！……”

大风戏弄着他的头发。他悲痛地抬起头，双目凝视，长久地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。

.....

第一章

(一)

野外小河边。石墩上坐着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：子君。她看到涓生提着一条从小河里钓出来的鱼，惊喜的笑道：“啊，钓着啦！钓着啦！”

那鱼在涓生手中拼命挣扎摆动。

子君兴致勃勃地从坐处跳起，跑到涓生跟前喊道：“涓生！快捉住它，别让它跑掉啦！”涓生笑道：“跑不了啦！嗨，这家伙还不小哩！”他把鱼捧在子君面前，说：

“子君！给你。”

子君把鱼接在手中，端详道：“瞧这可怜的东西，还在挣扎哩！”

涓生说：“拿回去喂你二叔家的大黑猫吧”

子君一笑。停顿一会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不。涓生，还是把它放掉吧！”

“放掉它！为什么？”涓生问。

“把它放掉。”子君沉吟道：“让它自由！”

涓生听了一怔。喃喃地重复道：“自由！？”

“对。放它自由！”子君蹲下身去，把鱼儿放进碧绿澄清的



河水里。那条鱼急急忙忙地游开了。子君看得入神，动情地说道：

“你瞧，它游得多好！多么清亮的河水啊，里面又是那样的宽广！”

涓生一旁说：“子君！你又在幻想了。”

子君叹道：“我寄居在二叔家里，简直是活受罪！成天听厌了他宣讲的那一套封建伦理，我的行动处处受到他的干涉！真是还不如鱼儿，能在水中自由游动！……就说今天吧！我也是悄悄出门来的。”

涓生同情地说：“是啊，你那二叔真可恨！我那次去找你，正巧在大门口遇上了你二叔。他怒冲冲地问我来干什么？还责问我懂不懂‘男女之别，国之大节’的道理。”

子君愤慨地说道：“哼！这个封建老顽固，现在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人类向前进步了！他还抱着封建礼教的僵尸不放，迂腐得太可笑！太可恨！”

涓生也感慨地说道：“封建礼教，不知坑害了多少人，对我们青年男女更是张牙舞爪！听说，你父亲来了，要把你接回乡下去，不让你在城内学堂里念书？”

子君说：“二叔在他面前添了我不少的坏活，他们就谈到我和你……。”

“哦！”涓生惊愕道：“他们想来坑害你了！”

子君昂起了头。此时，一支孤鹰在云端盘旋飞翔。她坚定地、沉静地说道：“哼！我是我自己的，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！”

涓生听了，神情激越，狂喜地紧握住她的手，喊道：“子君！你……说得太好了！你真勇敢！”

子君眼里闪着兴奋的光；她羞涩地低下头去。

那支鹰隼仍在云端孤寂的盘旋。



涓生和子君沿着河边漫步。

在僻静的胡同口。子君恋恋不舍地向涓生告别：“时候不早了，回去吧！”

涓生含情脉脉，温柔地说道：“等你父亲走了，到我住的那座会馆里来玩吧！我等着你，子君！”

子君微笑，点着头，转身离去。

涓生目送子君。

(二)

涓生跨进一座破旧的会馆的大门。

会馆内。外院一间小屋里，烟雾腾腾。那个擦雪花膏的小东西正与公益局局长之子等四、五个纨裤子弟在一起聚赌，笑骂声、搓牌声，混乱一片。

雪花膏坐在靠近玻璃窗那边。此时，涓生从大门外进来，从玻璃窗外经过。雪花膏立即停止搓牌，侧过身去，带着讥笑的眼光注视着涓生。赌友们也跟着贪婪地盯住窗外。

待涓生走过，雪花膏朝窗外唾了一口痰轻蔑地说：“好神气！怎么今天没有把那个婊子带来啊！”

局长之子问道：“好象在那里我见过他！老白！他是谁呀？”

雪花膏讪笑道：“局长少爷！你真是健忘啊！你是输糊涂了怎么的？他是谁？他就是在公益局你父亲手下当差的史涓生呀！”

局长之子领悟道，“啊，原来是他呀！我明白了。这家伙呀？很会写文章骂人。我爸爸可讨厌他呢！他经常发表文章攻击社会什么‘专制腐败’呀，宣传什么‘打破旧习惯’呀，还谈什么‘男女平等’……。”

雪花膏又唾了一口痰，说：“什么男女平等！就是说的男女

自由恋爱嘛！现在他正在和一个女学生勾扯来往，亲热得蜜里调油似的！那个女的叫子君，西单那头冯二老爷的侄女。她二叔那里管得住她？女的常常跑到会馆这里来找她的相好。我早看在眼里啦！那个雌儿也真长得不错！”

局长之子听了垂涎三尺，猥亵地说：“啊！他的艳福不小哩，还能把这样的女人弄上手呀！”

雪花膏淫猥地笑道：“局长少爷，红眼啦！要弄女人玩玩嘛，全包在我老白身上好了！我老白不仅是你赌场上的老朋友，花柳场中，也可以奉陪你去走一走呢！”

“哈哈——嘻嘻！”满屋里的赌徒都猥琐地纵声大笑。

涓生在内院，正要跨进他的房门，听到身后的笑声，气愤地回头瞥了一眼，然后跨进屋内，关上房门。

屋内陈设简单：一板床、桌椅，堆满书籍的书架和其他什物。

他走到窗前，打开窗扇。

窗外立着一株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，老干上挂着一房紫白的藤花，在夕阳照耀下，闪着暗淡的光辉。

天黑下来了，现出一轮明月。

涓生仍旧站在窗前沉思，眼里闪着回忆的光亮。他幻化出这样的情景：

在小河边。他把一条鱼捧给子君，说：“拿回去喂你家的大黑猫吧！”子君接过鱼，说：“不，放掉它！让它自由！”随即蹲下身去，把鱼放进水里。鱼在水里快活的游动。水波的反光在子君的脸上闪动，只听见子君的声音在说：“你瞧！它游得多好！多么自由自在！多么宽广的河水呀！我能在里面生活多好！”

幻象消失。

涓生回过头来，在柔和明朗的月光照射下，他看到墙壁上挂着子君半身像片。

特写镜头：子君的头像，娴静、端庄。

(三)

在子君二叔家里。

子君神态冷淡地跟随在她父亲和二叔后面，从内厅里走出来。

子君二叔在招呼说：“大哥，走好！”子君父亲讷讷答道：“二弟不用送了！”他停下来，对着旁边的子君，板起严肃的面孔，说道：“子君！家中事多，我要回乡里去了。我这一次算迁就了你！我是不赞成读什么新学的。一个姑娘家，在城里学堂念书，倒不如在家里读读经书的好。唉，可怜你母亲死得早，我太放纵你了！现在你住在你二叔家，要听从你二叔的管教，不可任性！”

子君沉默着，面带愠色。

于君二叔虚伪地笑道：“大哥，说那里话！我们是至亲骨肉，您放心好了！子君虽说是我侄女，我可把她当亲生女儿看待的啊！”

子君父亲又说：“我们老一辈的要对下辈子女，严加管教！严加管教！不能放任！我把子君交给您，我是非常放心的。二弟得闲，请到乡村来玩。您是很难得走动的。”

子君二叔说道：“大哥哪里知道，我最近也忙得抽不开身来！大哥啊，现在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道德沦亡了！鉴于时弊，城里几位业儒同人，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，组织了孔教研究会，定期宣讲孔教，使中国青年子弟得以了解孔孟之道，获得高尚学术之陶冶，以存国粹啊！最近我就是在忙着亲手抄录、校订四书、五经，准备广为传播。哈哈！所以就不得空闲了。”

子君父亲连连点头赞道：“国粹幸甚！国粹幸甚！青年子弟有了良师益友啦！”他复又板起面孔，对子君训诫道：“这才是正理！子君！在学校里要循规蹈矩，专心致志的读书才是。”

两位封建遗老走到大门口。

大门口石阶下停放着一乘大轿。两个轿夫和子君父亲的男仆陈老五站在那里。

两兄弟又“谦让”一阵，然后子君父亲坐上轿，抬走了。陈老五也跟轿而去。

子君站在一旁，表情厌恶。

(四)

涓生小屋内。

子君抑郁不乐地坐在屋内。

涓生说：“你寄居在你二叔家，不是长久之计。那样的家庭专制，简直算是……。”

“一个牢笼！”子君补充说，“一个精神上的牢笼！”

涓生感触道：“是啊，我们都是生活在牢笼里。就拿我当差的那个公益局来说吧，也是一座牢笼！我不过是牢笼里的一只禽鸟，靠一点小米维系残生，决不会肥胖，日子一久，反倒麻痹了翅膀，不能飞翔了。”

子君抬起头，说道：“牢笼是禁锢不住自由的心的！”

涓生听了，感动不已。

(五)

子君二叔客厅里。壁上挂着一幅古画，两侧醒目对联：“品节详明德行坚定”，“事理通达心气平和”。



子君二叔在训诫子君：“哼！自由！都怪现在时兴的新学误人子弟，把人伦之道，天命之理，丢得干干净净了！真可叹，可叹啊！”

子君立在屋中，暗自冷笑。

老业儒继续说教道：“本来嘛，一个姑娘家，抛头露面在外头读书走动，已不合乎伦常。哎！……又听说，你在外面认识了一位，一位先生吧？叫什么史涓生的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子君坦然答道，“他是一个正直的人！”

“住口！”子君二叔勃然大怒，“一个正直的人，呸！你还想把他那套骗人的鬼话来迷惑我？哼！自从民国九年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以来，颓风一直不可收拾！什么男女平等、自由恋……哎！简直把羞耻忘得一干二净了！”

“你！……”子君气愤地说。

“你住口！”子君二叔专横的吼道，“我们这一族人，祖祖宗宗都是书香门弟，清白世家，知书识礼的。家规不严，何以为家？我不能让别人笑话我的家庭，我有责任管教你！我这里明白告诉你：从今天起，你必须和那个叫史涓生的混蛋断绝来往！你不许去会他，更不容许他来找你！”

“我……”子君要申辩。

此时，仆人进屋，报告说：“老爷！有客人，孔教研究会的徐道统老先生来了！”

“请，请！”子君二叔连忙招呼，又转身对子君挥手，喝道：“去吧！”

子君含怒而去。

（六）

会馆涓生小屋内。

他坐在书桌前，百无聊赖地翻阅着书页，期待着子君的到来。

突然门外传来步履声。他立即起身走到窗前张望。却是那穿布底鞋的长班的儿子登登地从大门外匆匆进来。涓生厌恶地皱眉。

窗外的槐树和老紫藤在阳光下熠熠闪光。

涓生凝望。画面上幻化出：子君在槐树下摘新叶。她向他走来，笑盈盈地把一枝新叶递给涓生。

幻象消失。涓生微笑。

从大门外又传来皮鞋“橐橐”触地声。涓生心花怒放，满面笑容，急忙奔到房门前，把门开了：

却是那擦雪花膏的小东西，提着酒瓶和食盒从大门外进来，跨进外院的屋子里去了。

涓生憎恶地转回身来。他望见了墙上子君像片。他走过去用手帕在像上拂拭。

隔一会。“橐橐”的皮鞋触地声又传进屋里。一双穿着乌黑皮鞋的女人的脚，在院中砖路上走着，来到半枯的老槐树底下。

涓生迷惑地、迟疑不定的回转头来。

镜头从女人的脚往上移动，看到了一位穿有条纹的布衫子，着玄色的裙，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园脸的女人。

“子君！是她！”涓生动情地轻声呼喊。

涓生打开房门，子君走了进去。

“欢迎你，勇敢的女神！”涓生快活地叫道。

子君悒郁一笑，说：“我要真是一个女神，我就要把这个世界砸个粉碎！唉，我却是一个弱者啊！一个专制家庭统治下的奴隶罢了！”

涓生听了，同情地说道：“你二叔又折磨你了！”

“哼！这个道貌岸然的假道学家，还不是给我讲经说道，向



我背诵那一套腐朽得该进坟墓的旧礼教!”子君说道,“他还提到你。明白告诉我,要我和你断绝来往,不准我来会你,也不准你去找我!”

涓生低下头去。沉默一会,抬起头来,愤慨地说:“这个专制家庭的暴君!你……怎么回答他呢?”

“我?哈!……我这不就是‘遵从’他的命令来了吗!”子君笑道。接着,坚定沉静地说:“我是我自己的,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!”

涓生情不自禁地拥抱着她。两人亲切地依偎在一起。片刻,涓生沉吟般地低声念道:

“啊,暴君!你能否束缚雨水和云雾?

能否把闪电和风雨捉住?

暴风雨是自由的。”

……

子君接着朗诵下去:

“奴役啊!你是世界的春天的冰霜。

杀死了花朵而把荆棘保留!

你的手指把罪恶的痕迹印在这些身上,

你把耻辱的帽子戴在这些额头!

但自由的心,不屈的灵魂,

蔑视你的权能!”[注]^①

“念得太好了!”涓生说,“子君!你的记忆力真好,把雪莱的诗背得这样熟练!”

“我喜欢雪莱的诗,”子君说,“我一读起它,每一字,每一行,就好象叩击在我的心弦上,使人久久不能平静。”

两人注视着壁上钉着的一张铜版的雪莱最美的半身像。

① 摘自雪莱诗《希腊》。